

# 我的大學生活 (五)

易勁秋

## ——柏溪·沙坪壩之戀

### 小橋會友暢飲滷酒

法律系二、三、四年級的同學先後來到柏溪訪問，有的是集體來，有的是個人來，我們都招待在附近的飯館吃飯，陪他們遊覽。蜀華中學的同學也有不辭跋涉來看我們的，記得有一位任錫川同學，利用寒假從成都到重慶，轉到柏溪來。我們十幾位蜀華同學非常高興，聯合起來在柏溪小橋北面一家小飯館請他吃飯，這家飯館是當地一位羅保長開的，雖然規模不大，設備簡單，可是菜是道地重慶口味，而且價錢不貴。蜀華同學全部是四川人，任錫川就是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先生的胞姪，自然也是四川人。因此重慶菜很合我們的口味。我們把三張方桌連接起來，大家坐在一起，方便談話。每道菜都來雙份，分置兩端。酒喝的是滷酒。一般人知道四川出產烈性白酒，如綿竹大麩，宜賓大麩，瀘州大麩，郎酒、泡子酒等，尤其是瀘州大麩，幾與貴州茅臺齊名。很少人知道四川也出產黃酒，而且非常好，那就是滷酒。滷酒又名滷紹，就是重慶（簡稱渝）仿造的紹興酒。滷酒色黃褐，入口微帶苦味，毫無甜酸的缺點，喝起來幾乎以為是真正陳紹。普通飲者喜歡加熱來喝，我則愛喝冷的，以其入口便有一

種清涼爽口的感覺。兩年前偶然和袁企止先生談起滷酒，袁先生說全國各地多有仿造紹興酒的，但是只有兩處仿造得很好，一是蘇紹，一是滷紹。袁先生的道德事功，文章書法，素為國人所敬佩，至於品酒，雖屬小道，袁氏亦獨步海內。滷紹經他品題，認為可與蘇紹媲美浙紹，自是的論。由此可知四川不僅盛產白酒，所產黃酒亦極名貴。當天我們同學中有幾位能飲的，最後算帳一共喝了五斤多，自然不能算多，可是喝得很痛快。

冬天過去了，氣溫逐漸回升，晴朗的天氣居多，學校四週展現出一片宜人的春色。大家在淒風苦雨的冬天蕭索了兩三個月，面對風和日麗，鳥語花開的春天，當然感覺身體輕鬆，精神愉快。課外活動也就逐漸多起來了，各種聯誼或切磋學問的團體也紛紛組織起來了。中央大學在南京的時候，四川籍的同學不多，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四川同學會。學校遷渝以後，這個同學會繼續存在。我們二十七年秋季入學的新生，川籍同學佔多數。原有的四川同學會主席，政治系三年級同學白昭義到柏溪來訪問我們，希望一年級各院系川籍同學全體加入四川同學會，我們大家都贊成，同時主張成立柏溪分部四川同學分會，白同

學也接受我們的意見。過了幾天分會舉行成立大會，經濟系的曹澤清同學當選為分會主席，我被選為常務幹事。當我們煞有介事的開會時，有幾位外省籍同學經過會場外面，用詫異的目光看了一陣說：「他們在開四川旅渝同鄉會。」這句話有點諷刺意味，因為一般同學不知道四川同學會是在四川同學旅京的時候組成的，現在學校遷到四川，看起來四川同學會是不需要的，可以解散了。但是抗戰一旦勝利，學校自然會很快遷回南京，那時又得重新組織四川同學會。我們認為一個同學會時而解散，時而組織也不好，所以決定繼續存在。過了一些日子曹同學不知何故堅辭主席職務，同時力薦由我擔任，我勉為其難接任了這一職務，好在事情不多，對課業幾乎沒有影響。

### 見死不救荒謬迷信

有一天中午突然傳來一個消息，據說有兩位同學在嘉陵江裏游泳被溺死了。這個消息立時震驚了整個柏溪分部，大家將信將疑，議論紛紛。一直看到幾個人用木板抬了兩具屍體停放在一間教室裏，經過他們同系的同學去辨認無誤後，大家才知道確實有兩位同學不幸罹難了，心裏非常

傷感，還有少數同學痛哭失聲。總務處會同羅維同學所屬的學院，料理善後事宜，借用飯廳舉行追悼會。各院系同學都送輓聯輓幛，我們四川同學會送了一個自製的花圈，會場主席臺上正中懸掛着羅校長送的「痛深袍澤」四字輓額。事後我聽說這兩位同學那一天看見天氣晴暖，雖然時序尚屬暮春，但是已經可以游水，於是跑到嘉陵江去游。開始游得很好，後來其中一位在江心突然要下沉，極力掙扎呼救，另外一位趕快游去援助，要下沉的那位這時聲嘶力竭，精神緊張，去救的這位剛好游到他身邊便被他抱着，這位全力掙扎想帶着那位向江邊游，但是因為那位不但已不能自泳，反而妨礙這位游泳，兩人在水中糾纏不放，又不能游向岸邊，最後同歸於盡。當他們兩人在水中掙扎時，想來岸邊總有一兩條木船，船上至少總有一個把船伏，何以船伏沒有划着船去援救他們呢？這是我聽別人講述這一悲劇時心中的疑問。有人說船上的人很迷信，他們認為一個人溺死是以前的溺死鬼找着了替身，新的溺死鬼來了，老溺死鬼才能離開這裏去投胎轉世。如果有人去把將要溺死的人救活了，老溺死鬼就不能投胎轉世，這樣違反輪迴的法則，會遭神明的責罰，所以他們不敢去救云云。我聽了這種見死不救的理由，真是火冒三丈。不過我對於當天兩位同學溺斃的真實情形，因為不在現場，不敢完全相信傳說的船伏袖手旁觀，何以故呢？我究竟沒有親自看見，並且船伏是否真正迷信到如此泯滅人性的地步？還是不無疑問。總之這兩位同學不遠數千里而來求學，以弱冠之年遽作江上冤魂，

國家喪失了兩個可造之才，尤其他們的父母家人遠在淪陷區，一旦獲此噩耗，真不知道是如何傷心慘痛喲！

### 課餘受訓宣誓入團

曹澤清同學那時顯得很忙，究竟所忙何事？我不知道。有一天晚飯後他忽然來到我宿舍，約我出去走走，我欣然同意，於是走出宿舍沿着柏溪北岸那條石板路緩緩散步。開始說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慢慢談到國內時局和主義信仰問題。他問：「你對三民主義的看法怎麼樣？」我說：

「我對三民主義還沒有深刻的體認，不過就我所知道是一部救中國、救中國人的寶典。孟子說『天下溺，援之以道。』中國早已陷溺了，三民主義就是援中國的道。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對日寇抗戰，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也正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必須把日寇擊敗，收復失地，才能使國家民族獲得自由平等。國家民族得到了自由平等，才能進一步實現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他說：「聽你這幾句話，你對三民主義已經有相當的認識，對委員長領導全國同胞求生存自由的抗戰建國大業也有基本的了解，你有沒有考慮過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呢？」我說：「我早就想過了，我決定要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並且我的父母親也很同意。祇是從去年進學校以來，一直找不到申請入黨或入團的地方，所以遲遲未能如願。」他說：「既是這樣，那就很好，明天我就拿表來給你，填好以後交給我代你送上去。」

「過了一會兒，他又問：『依你的觀察，法律系還有沒有適宜於入團並且也願意入團的同學呢？』我說：『到目前為止，我看有兩個人可以。一位是涂廷凱，此人誠篤厚重，做事認真，讀書用功，頗具革命青年的氣質。另一位是文成忠，此人沉靜寡言，但每談及國事，則痛罵中國共產黨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對最高領袖流露崇敬擁護的意思。』他說：『這兩位同學的確不錯。』當天我們談話便告結束，各自回到宿舍。

第二天他把入團申請表交給我，我填好後又交還他。過了幾天，接到通知參加入團訓練。入團訓練是利用晚間自修的時間，在一間較為偏遠而寬大的教室舉行。參加者大約有好幾十人，各學院同學都有，蜀華中學同學幾乎全部來了，涂廷凱、文成忠二同學也在其內。第一節課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第四分團部（就是中央大學分團部）書記胡先進同志（心理系四年級同學）報告「團的概況」；以後是由幾位先生分別講述「總理遺教要義」、「團長訓詞要義」、「中國國民黨黨史」、「國際現勢」、「抗戰形勢」等等課程，連續講了幾個晚上，入團訓練結束。

過了兩天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到復興團宣誓入團，我們這批準團員都非常興奮。第二天早飯後，我們依照規定穿上軍訓制服，戴軍帽，由軍訓教官整隊率領出發，從柏溪搭船到化龍橋上岸，步行到復興團上面一個軍事教育機構。進大門有一座白色的照壁，繞過照壁是一個操場，照壁背後有一座旗臺，上面豎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桿，桿頂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正在迎風招展

。操場左右兩邊都是房屋，正對照壁那一邊是一座司令臺。軍訓教官把我們帶進操場，就地休息。這時操場裏已經站有幾百穿着軍服的人員，我看見經濟系主任吳幹先生也站在操場旁邊，他穿一套黃色中山裝，左胸口袋上方釘有一枚紅邊一顆星的符號，這表示他擔任的是相同於少將的職務。他本來教我們的經濟學，一個多月前忽然換了一位剛從美國回國不久的李先生來教，吳先生便不見了；現在才知道他被借調到這個軍事教育機構服務來了。過了不久，一位身着草黃色軍服，企領上佩帶全金板一顆星的領章，由右肩到左脅佩着一條中間白色兩邊紅色的值星帶，腳穿長統馬靴的軍官，站在司令臺前發口令整理隊伍，清查人數。一切就緒後，全場人員面向司令臺肅立靜候，值星官則面向隊伍但不時把頭轉向右邊注視。大約過了五六分鐘，值星官忽然大聲叫「立正」！全場人員立即立正，軍樂隊同時奏出雄壯悠揚的樂聲，我們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也就是領導全國軍民抗戰建國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戎裝佩劍，神采奕奕，步履穩健的從司令臺右側走到臺上，面向臺下立定；值星官這時已是面向司令臺立正，當即向委員長報告人數，從他的報告詞中我才知道現在是舉行總理紀念週，參加的人員有這個軍事教育機構的官長和學員，其餘是各大學分團部參加入團宣誓典禮的新團員。

### 首次恭聆領袖訓話

這是我第一次瞻仰最高領袖，心中既興奮又誠敬，深以能親自看見這位用民伐罪掃蕩軍閥統

一全國，現在又領導全國軍民，浴血抗戰，以求中國之生存自由平等的偉大領袖為榮。我正在思潮起伏，值星官已經報告完畢，向委員長敬禮後，向後轉發出「稍息」的口令。接着司令臺上左邊站立的司儀高聲叫道：「總理紀念週開始……」行禮如儀之後，委員長訓話，歷時大約三十分鐘，主要內容是說抗日戰爭是決定中華民國存亡，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化絕續的一場神聖戰爭，祇許成功，不許失敗。要勝利成功，端賴全國軍民團結一致，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必勝的信心，如像汪兆銘等敗類就是沒有信心，所以去認賊作父。我們祇要堅持抗戰到底，必能贏得最後勝利。我們不僅要收復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失土，而且還要收復臺灣、澎湖，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委員長訓話完畢，接着宣讀黨員守則，呼口號，禮成。委員長在樂聲中離開會場。值星官宣佈：「參加入團宣誓典禮的同志們，解散後請到右邊禮堂集合。解散！」我們隨即走向禮堂，遠遠望見，團長坐在禮堂後端的休息室裏。

### 為大中華民國鼓舞

我們進入禮堂依次就座，禮堂內光線不太好，主席臺上還開着電燈，電燈也不很亮。我們坐好不久，代理書記長朱家驊先生（書記長陳誠將軍在前方指揮作戰）走到臺上向我們說明宣誓注意事項，接着就由中央團部工作人員散發誓詞，我們每人拿到誓詞只須簽上姓名就好了，因為其他文字，甚至年月日都是鉛印好的。我發現誓詞

上最後一行是「大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日」，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國號上面加「大」字，心裏感到興奮。從小看到「大法國天主堂」、「大日本海軍陸戰隊」、「大英國領事館」等，而我們不敢自我尊大，頗覺不平。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入團宣誓誓詞，赫然看見「大中華民國」，怎不令人鼓舞呢？我正在想這件事情，忽然聽到會場指揮官發出「起立、立正」的口令，全場肅然立正。團長從臺後緩步走到主席臺上講桌後面，面向臺下站立，指揮官向團長敬禮，報告了參加宣誓典禮團員人數，並行敬禮後，向後轉發出「稍息」的口令。接着司儀按照典禮程序依次呼叫，行禮如儀，宣誓完畢。團長訓話，團長首先說：「請坐下」。司儀立即叫：「坐下」。於是全體人員坐下。團長訓話的要點大致如下：「你們都是各大學和獨立學院的學生，都是優秀青年，你們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本團長非常嘉許。你們都經過了入團訓練，對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宗旨性質和任務想來都有所了解，不過我仍然要向你們簡要的說明。本團顧名思義是以信仰和力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本團是結合有志獻身於復興民族建設國家這一空前偉大事業的革命青年的團體，而本團的任務也就是要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和建國的全面成功。因此你們必須認識清楚，入團不是為了要做官要發財，而是為了要革命要實行三民主義。」團長又說：「你們都是在校學生，自然要用功研習課程，但是也要利用課餘的時間研讀總理的三民主義和實業計劃等革命建國的寶典。革命光憑決心毅力是不够的，

其是我們一生不會忘記的。

### 重慶大火怵目驚心

有一天傍晚時分，我從江邊沿着柏溪向學校走，當我走到一處較高的地方，偶然抬眼向東方望去，霧地裏看見重慶市的方位上空冒着濃烟，濃烟下面火光冲天，我大吃一驚，以為是眼睛花了，站立仔細再看，的確是大火濃烟。這時有幾位同學也是從江邊上來，也停下來遙望重慶的大火，看了一陣，都不知道重慶發生了甚麼事情。

連三個月，重慶夏天又太熱，因此我決定回家過暑假。我把留在學校的行李書籍交託了一位同學，請他在搬去沙坪壩時替我帶去，並且幫我找好床位，放置妥當。拜託已畢，我僅攜帶幾件換洗衣服和面巾牙刷等物，到重慶市去。

這是重慶市區遭受三次慘無人道的瘋狂轟炸後，我第一次去，心中先已有些怯怯。走到街上面目全非，觸目盡是斷垣頽屋，遍地瓦礫，被燒焦的木柱木樑雜亂橫陳，間或還有一兩隻肥大的老鼠從瓦礫堆上跑過。從上半城走到下半城，各條街上僅有零零落落的一些房屋，朝天門附近幾條街倒很幸運沒有損毀，所以川鹽、美豐、交通等銀行的大樓仍然聳立。我在大樑子附近看見一個炸彈坑，形狀頗似鄉村蓄水的鍋底塘，坑口的直徑憑目測大約有四五十公尺，坑中心的深度大約有十公尺左右。我發現炸彈坑很多，但以這一個形狀最整齊面積最大，如果蓄滿水便是一口不算小的水塘。這時市政府正在遵照委員長的指示，積極開闢火巷，整修道路和公共設施，同時輔導市民重建店舖房屋。更重要的是晝夜趕工開鑿防空洞和隧道。天祐中國，因為戰時首都的地下埋的就是堅硬岩石，適宜作防空洞和隧道，為往後幾年保全了不少的生命，也使這一抗戰司令臺能够繼續發號司令，以底於日寇無條件投降。

### 老爺公車一路拋錨

我在重慶住了兩天，託朋友找公路局的熟人買到一張到內江的車票。次日早晨在兩路口公路局車站搭上由重慶到成都的班車，在晨風吹拂中

總理說「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所以你們要好好充實本科的學識，更要充實革命建國的學問。」最後，團長說：「現在已經是中午的時候，大家都餓了，這裏已經給你們準備了午飯，典禮完畢後，就在這裏吃午飯，吃過飯再回去。」團長訓話完畢，典禮也就給束。會場指揮官宣布，叫我們到禮堂正對面的飯廳去用膳。飯廳和禮堂中間隔着操場，走一兩分鐘就到了。大家自由就座，每八個人一席。桌上菜湯已經擺好，四菜包括兩葷兩素，湯是榨菜肉絲粉條湯，看起來比我們學校的伙食要好得多。我們把飯盛好，指揮官宣布：「奉團長指示：等一下到飯廳來巡視的時候，大家繼續用膳，不要起立。開動！」於是我們開始吃飯，過了三四分鐘，團長從飯廳前門進來，在四五十張飯桌中間的通道上，來回走了兩趟，每張飯桌都巡視過了。團長始終容光煥發，面帶微笑，在幾百雙眼睛注視中，緩步離去。大家的情緒興奮到了極點，紛紛低聲談論。

我心裏想，最高領袖日理萬機，今天一個上午的時間都在這裏，臨去之前還來看我們吃飯，可見對於這裏的學員和我們是何等重視。當時前方戰況激烈，最高領袖態度安詳，神情鎮靜，必然是成竹在胸，指揮若定；一定能够領導全國軍民，戰敗日寇，建設國家，復興民族。我決心終身做總理和團長的信徒，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生死以之，成敗以之。我們吃完飯，仍舊在軍訓教官率領下回到柏溪，時間已是下午四點鐘左右，我們這一羣人度過了一生不會忘記的一天，團長英武而慈祥的面容，高亢而清亮的聲音，尤

吃晚飯時大家都在談論這事。第二天才知道昨日傍晚是日寇的飛機轟炸重慶，引起大火，市區大部房屋不是被炸壞就是被燒毀，死傷人數尚無確實統計。我們知道以後都痛恨日寇的殘暴，和哀悼不幸罹難的萬千同胞。這一天下午又遠遠望見重慶市上空冒濃烟，一直到天快黑的時候大火上沖，半邊天映得緋紅，和昨天的情況一樣，翌日上午才知道昨天重慶又遭日本飛機轟炸。這兩天就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日和四日，是抗日戰爭開始以來我國戰時首都首次和第二次慘遭轟炸的紀念日，也是西南大後方初次直接遭受戰火的洗禮。後來同月二十五日，重慶又被日本飛機空襲一次，這就是抗戰期間有名的五三、五四、五二五。

暑假到了，我們這一屆的同學們要向柏溪告別了。絕大部份是去沙坪壩，醫學院的同學要去成都，因為中央大學醫學院抗戰期間設在成都華西壩。師範學院的同學究竟是和我們一樣讀完一年級就轉到沙坪壩校本部，抑或是留在柏溪讀完二年級才到沙坪壩，我記不清楚了。暑假幾乎長

(五) 我大的學生活

，展輪西駛，過了一個多鐘頭，車子忽然拋錨了，乘客下車來站在路邊樹下休息，司機和一名助手修車，修了個多鐘頭，居然能够發動，汽車引擎發出突突突突的響聲。助手走過來叫乘客上車，於是大家上車入座，坐好後司機就開車繼續前行。我們心中暗自慶幸就誤時間不多，今天晚上以前到達內江沒有問題。乘客們有說有笑，甚是開心。跑了大約兩三公里，車子慢慢的跑不動，又拋錨了。司機發動多次，但是沒有發動起來，於是商請乘客們下車從車身後面和兩側推車，男性乘客基於同舟共濟的精神，一起下去推車，女性乘客爲了減輕車子的重量也都下車來等候。大家齊心協力推，司機坐在駕駛座上兩手抱着方向盤，左腳踏着離合器，右腳輕輕放在油門上，推了三四十公尺，忽然車子又發動了，司機加油跑了一小段，覺得車子是能够跑了，於是靠路邊停下來，讓乘客上車。乘客們又紛紛上車就座，司機開動汽車，乘客們又說說笑笑，有一位胖胖的男客人說，他上個月由成都到重慶，搭的一輛貨車，在內江到永川這一段路上，一共下車推過七次。另外一位男乘客說：「今天我們希望推這一次就夠了，不要像你那樣推七次。」話猶未了，我聽到引擎突突的響聲忽然變小，車行速度好像也減緩了一些，我說：「我們恐怕至少要推兩次。」有人說：「何以見得呢？」我說：「等一下就知道了。」果然不久車子又不動了。司機拿了鉗子和扳手跳下車去，把引擎蓋揭開看了一陣，修了一陣，又鑽到車身底盤下面仰臥着修了一陣，上車去試行發動，可是一直無法發動。這時司

機滿頭大汗，神情極爲忿怒，忙了好一些時候，仍然無計可施。乘客們從吃早飯到此刻已經幾個鐘頭，加以又推了車，一個個肚皮裏咕嚕作響。有人提議：「從這裏到璧山縣城很近，我們走路去，找飯館吃飯休息。司機先生慢慢修理，修好了開來找我們。」這個意見立即爲全體乘客和司機所接受，大家就在烈日下步行到璧山城，果然一會兒便走到了。

璧山是個小縣，城廂不大，市面蕭條。我們找到了一家飯館，隔壁有一家茶館。有人說：「我們就在這裏吃飯好了。一來這裏地方當道，等一下司機容易找到我們。二來隔壁有茶館，吃飯到茶館吃茶，久坐一下也沒有關係。」我說：「還有一個優點，對門是一家棧房，萬一天車子修不好，我們可以就近在這家客棧住一夜。」大家聽了付之一笑，有人說還有大半天都修不好嗎？我們紛紛走進飯館，各自叫菜吃飯。吃完飯轉到茶館吃茶（四川人說喝茶喝酒，大都說吃茶吃酒，但有時也說喝，如「吃喝嫖賭」是）天南地北的談話。有一位年約五十的男乘客，戴一副近視眼鏡，談吐不俗，他說：「這兩年經常搭汽車的客人把拋錨的情景，套一首古詩寫了出來，倒很切合。」在座有幾位知道的說：「不錯，那首詩套得很好。」我便請教他，他說：「那首古詩其實是一首很粗俗的，描繪鄉村風光的五絕，詩是這樣的：『一去二三里，村莊四五家。茅亭六七座，八九十株花。』現在套這首詩來描繪汽車拋錨的情景的詩是：『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下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我聽了好笑

，我說：「這首詩用來形容我們今天的情形，非常切合。這首詩的作者必然不止一次的遇到拋錨，才會做出這麼一首寫實的好詩。」我們一直等到黃昏，才看見司機走路來到這裏，大家期望的心情冷了半截。連忙問他車子怎麼樣了？他說：「今天修不好了，請各位原諒。各位就在這裏住一夜，我已經叫電話到總站，總站答應明天早上開一輛空車來送你們到成都去。」我心裏想果然不幸言中，要在這裏過夜。大家還在同司機東說西說，我就走到對面棧房去定了一間樓上較好的房間，向棧房裏的人打聽璧山有甚麼值得去看看的地方沒有？回答是沒有。到了天黑，一片死寂，倒是這家客棧和飯館茶館因爲我們二三十位客人的突然來到，顯得有些熱鬧。

改乘空車抵達內江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起來，正愁無處吃早點，看見對面那家飯館已經掛出「開堂」的牌子，知道已經有飯菜可吃了，於是前去叫了一菜一湯，吃得很飽，吃完飯又坐在隔壁茶館吃茶等候。大約十點鐘的時候，居然來了一輛公路局的空車，所有乘客高興之至，紛紛提着隨身行李上車，空車把我們載到昨天拋錨的地方，那輛車還停在那裏，乘客們的大件行李還在車頂上，原來昨晚司機的助手睡在車中看守行李，那年頭治安情況良好，車上大小物件，無一遺失。等到大件行李搬過來捆綁停當，車子開動繼續西行。這輛車比較新，一路順風，下午抵達內江，天色還很早呢。（未完待續）